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五義 第一二〇回 安定軍山同歸大道 功成湖北別有收緣

且說鍾雄聽智化之言，恍然大悟。又見眾英雄義重如山，欣然向善。所謂「同聲相應，同氣相求」者也。世間君子與小人原是冰炭不同爐的。君子可以立小人之隊，小人再不能入君子之群。什麼緣故呢？是氣味不能相投，品行不能同道。即如鍾雄他原是豪傑朋友，皆因一時心高氣傲，所以差了念頭。如今被眾人略略規箴，登時清濁立辨，邪正分明，立刻就離了小人之隊，入了君子之群，何等暢快，何等大方。他既說出洗心改悔，便是心悅誠服；決不是那等反覆小人，今日說了，明日不算，再不然，鬧矯強，鬥經濟，怎麼沒來由怎麼好，那是何等行為。

再說眾位英雄立起身來，其中還有二人不認得。及至問明，一個是萊花村的雙俠丁兆蕙，一個是那陷空島四義蔣澤長。鍾雄也是素日聞名，彼此各相見了。

此時陸彬早已備下酒筵，調開桌椅，安放杯箸，大家團團圍住。上首是鍾雄，左首是歐陽春，右首是沙龍。以下是展昭蔣平丁兆蕙柳青，連龍濤姚猛陸彬魯英等共一籌好漢。陸彬執壺，魯英把盞，先遞與鍾雄。鍾雄笑道：「怎麼又喝酒呢？劣兄再要醉了，又把劣兄弄到那裡去？」眾人聽了，不覺大笑。陸彬笑著道：「仁兄再要醉了，不消說了，一定是送回軍山去了。」鍾雄一壁笑，一壁接酒，道：「承情，承情。多謝，多謝。」陸彬挨次斟畢，大家就座。

鍾雄道：「話雖如此說，俺鍾雄到底如何到了這裡？務要請教。」智化便說：「起初展兄與徐三弟落在塹坑，被仁兄拿去，是蔣四兄砍斷竹城將徐三弟救出。」說到此，鍾雄看了蔣四爺一眼，暗想：「這樣瘦弱，竟有如此本領！」智爺又道：「皆因仁兄要魚，是小弟與丁二弟扮作漁戶，混進水寨，才瞧了招賢榜文。」鍾雄又瞅了丁二爺一眼，暗暗佩服。智化又道：「次日是小弟與歐陽春兄進寨投誠。那時已知沙大哥被襄陽王拿去。因仁兄愛慕沙大哥，所以小弟假奔臥虎溝，卻叫歐陽兄詐說展大哥，以及合襄陽王將沙大哥要來：這全是小弟的計策，哄誘仁兄。」鍾雄連連點頭，又問道：「只是劣兄如何來到此呢？」智化道：「皆因仁兄的千秋，我等計議，一來慶壽，二來奉請，所以先叫蔣四弟聘請柳賢弟去。因柳賢弟有師傅留下的斷魂香。」鍾雄聽到此，已然明白，暗暗道：「敢則俺著了此道了。」不由的又瞧了一瞧柳青。智化接著道：「不料蔣四弟聘請柳賢弟時，路上又遇見了龍姚二位。小弟因他二位身高力大，背負仁兄，斷無失閃，故此把仁兄請到此地。」鍾雄道：「原來如此。——但只一件，既把劣兄背出來，難道無人盤問麼？」智化道：「仁兄忘了麼？可記得昨日展大哥穿的服色，人人皆知，個個看見。臨時給仁兄更換穿了，口口聲聲『展大哥醉了』，誰又問呢？」鍾雄聽畢，鼓掌大笑道：「妙呀！想的週到，做的機密。俺鍾雄真是醉裡夢裡，這些事俺全然不覺。虧了眾位仁兄賢弟成全了鍾雄，不致叫鍾雄出醜。鍾雄敢不佩服，能不銘感。如今眾位仁兄賢弟歡聚一堂，把往日的豪強自雄，侮慢英賢，不覺的可恥又可笑了。」眾人見鍾雄自怨自艾，悔過自新，無不稱羨：「好漢子，好朋友！」各各快樂非常，惟有智化半點不樂。

鍾雄問道：「賢弟，今日大家歡聚，你為何有些悶悶呢？」智化半响道：「方才仁兄說小弟想的週到，做的機密。那知竟有不週到之處。」鍾雄問道：「還有何事不週到呢？」智化歎道：「皆因小弟一時忽略，忘記知會。嫂嫂只當有官兵捕緝，立刻將姪兒姪女著人帶領逃走了。」真是英雄氣短，兒女情長。鍾雄聽了此句話，驚駭非常，忙問道：「交與何人領去？」智化道：「就交與武伯南武伯北了。」鍾雄聽見交與武氏兄弟，心中覺得安慰，點了點頭，道：「還好。他二人可以靠得。」智化道：「好什麼！是小弟見了嫂嫂之後，急忙從山後趕去。忽聽山溝之內有人言語，問時卻是武伯南，背負著姪兒落將下去。又問明了，幸喜他主僕並無損傷。仁兄，你道他主僕如何落在山溝之內？」鍾雄道：「想是貪夜逃走，心忙意亂，誤落在山溝。」智化搖頭道：「那裡是誤落，卻是武伯北將他主僕推下去的，他便迫著姪女上馬往西去了。」

鍾雄忽然改變面皮道：「這廝意欲何為？」眾人聽了也為之一驚。智化道：「是小弟急急趕去，又遇見兩個採藥的將小弟領去。誰知武伯北正在那裡持刀威嚇姪女。」鍾雄聽至此，急的咬牙搓手。魯英在旁，高聲嚷道：「反了！反了！」龍濤姚猛二人早已立起身來。智化忙擋道：「不要如此，不要如此，聽我往下講。」鍾雄道：「賢弟快說，快說。」智化道：「偏偏的小弟手無寸鐵，止於揀了幾個石子。第一石子就把那廝打倒，趕步搶過刀來，連連搥了幾下。兩個採藥人又用藥鋤刨了個不亦樂乎。」魯英龍濤姚猛哈哈大笑，道：「好呀！這才爽快呢。」眾人也就歡喜非常，鍾雄臉上顏色略為轉過來。智化道：「彼時姪女已然昏迷過去，小弟上前喚醒。誰知這廝用馬鞭，將姪女週身抽的已然體無完膚，虧得姪女勇烈。掙扎乘馬，也就來到此處。」鍾雄道：「亞男現在此處麼？」陸彬道：「現在後面，賤內與沙員外兩位姑娘照料著呢。」鍾雄便不言語了。

智化道：「小弟憂愁者，正為不知姪兒下落如何。」鍾雄道：「大約武伯南不至負心。只好等天亮時，再為打聽便了。只是為小女，又叫賢弟受了多少奔波，多少驚險，劣兄不勝感激之至。」智化見鍾雄說出此話，心內更覺難受，惟有盼望鍾麟而已。大家也有喝酒的，也有喝湯的，也有靜坐閒談的。

不多時，天已光亮。忽見莊丁進來稟道：「外面有一位少爺名叫艾虎，同著一個姓武的帶著公子回來了。」智化聽了，這一樂非同小可，連聲說道：「快請，快請！」智化同定陸彬魯英連龍濤姚猛俱各迎了出來，只見外面進來了三人：艾虎在前，武伯南抱著公子在後。艾虎連忙參見智化，智化伸手攙起來道：「你從何處而來？」艾虎道：「特為尋找你老人家。不想遇見武兄，救了公子。」此時武伯南也過來了，先問道：「統轄老爺，俺家小姐怎麼樣了？」智化道：「已救回在此。」鍾麟聽見姐姐也在這裡，更喜歡了，便下來與智化作揖見禮。智化連忙扶住，用手拉著鍾麟，進了大廳。鍾麟一眼就看見爹爹坐在上面，不由的跪倒跟前，哇的一聲哭了。鍾雄此時也就落下幾點英雄淚來了，便忙說道：「不要哭，不要哭。且到後面看姐姐去。」陸彬過來，哄著進內去了。

此時艾虎已然參見了歐陽春與沙龍。北俠指引道：「此是你鍾叔父，過來見了。」鍾雄連忙問道：「此位何人？」北俠道：「他名艾虎，乃劣兄之義子，沙大哥之愛婿，智賢弟之高徒也。」鍾雄道：「莫非常提小俠，就是這位賢任麼？好呀！真是少年英雄，果不虛傳。」艾虎又與展爺丁二爺蔣四爺一一見了。就只柳青姚猛不認得，智化也指引了。大家歸座。

智化便問艾虎：「如何來到這裡？」艾虎從保護施俊說起，直說到遇見武伯南，救了公子，殺了懷寶，始末原由說了一遍。鍾雄聽到後面，連忙立起身來，過來謝了艾虎。

此時武伯南從外面進來，雙膝跪倒，匍匐塵埃，口稱：「小人該死！」鍾雄見武伯南如此，反倒傷起心來，長歎一聲道：「俺待你弟兄猶如子姪一般，不料武伯北竟如此的忘恩負義！他已處死，俺也不計較了。你為吾兒險些喪了性命，如今保全回來，不絕俺鍾門之後。這全是你一片忠心所致，何罪之有？」說罷，伸手將武伯南拉起。眾位英雄見鍾太保如此，各各誇獎，說他恩怨分明，所行甚是。

鍾雄復又歎一口氣，道：「好叫眾位兄弟得知。仔細想來，都是俺鍾雄的罪孽，幾幾乎使得兒女遭殃；若非急早回頭，將來禍吉不測。從此打破迷關，這身衣正合心意，俺鍾雄直欲與漁樵過此生。」眾人聽鍾雄大有退隱之意，才待要勸，只見沙龍將鍾雄拉住，道：「賢弟，你我同病相憐，不要如此。劣兄若非奸王囚禁，你兩個姪女如何也能夠來到此處呢？千萬不要灰了壯志，妄打迷關，將來是要入魔呢。」眾人聽了，不覺大笑，鍾雄也就笑了。於是復又入座。智化道：「事不宜遲，就叫武頭領急回軍山，快快報與嫂嫂知道，好叫嫂嫂放心。」鍾雄道：「莫若將賤內悄悄接來。劣兄既脫離了苦海，還回去做甚？」智化道：「仁兄又失於算計了。仁兄若不回軍山，難免走漏鳳聲，奸王又生別策。莫若仁兄仍然占住軍山，按兵不動，以觀襄陽的動靜如何。再者小弟等也要同回襄陽去。」便將方山居址說明，現有臥虎溝的好漢俱在那裡。鍾雄聽了歡喜，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劣兄就派姜鐵保護家小，也

赴襄陽。劣兄一人在此虛守寨柵，方無罣礙。」智化連連稱善，依然叫武伯南先回軍山送信。到傍晚，鍾雄方才回去。

此時艾虎已將甘媽媽的書信給蔣四爺看了。蔣平便將玉蘭情願聯姻的話說了。大家歡喜，俱各說道：「莫若通知盧方大哥，說起這段姻緣曲折，看他意思，如若允諾，再替盧珍定下玉蘭便了。」這一日，大家歡聚，快樂非常。又計議定了，女眷先行起身。就求姜氏夫人帶領著鳳仙、秋葵、亞男、鍾麟，卻派姜鎧、龍濤、姚猛跟隨護送，其餘大家隨後起身。到了晚間，用兩隻大船，除了陸彬魯英在家料理，所有眾英雄俱到軍山。鍾雄見了姜氏，悲喜交集，說明了緣故，即刻收拾細軟，乘船到陳起望，暗暗起身。這裡眾英雄歡聚了兩日，告別了鍾大保，也就赴襄陽去了。

要知群雄戰襄陽，眾虎遭魔難，小俠到陷空島茉花村柳家莊三處飛報信，柳家五虎奔襄陽，艾虎過山收服三寇，柳龍趕路結拜雙雄，盧珍單刀獨闖陣，丁蛟丁鳳雙探山，小弟兄襄陽大聚會，設計救群雄；直到眾虎豪傑脫難，大家共義破襄陽，設圈套捉拿奸王，施妙計掃除眾寇，押解奸王，夜趕開封府，肅清襄陽郡，又敘劍斬襄陽王，包公保眾虎，小英雄金殿同封官，顏查散奏事封五鼠，眾英雄開封大聚首，群俠義公廳同結拜；多少熱鬧節目，不能一一盡述。也有不足百回，俱在小五義書上，便見分明。詞曰：

「日日深杯酒滿，朝朝小圃花開。自歌自舞自開懷，且喜無拘無礙。

青史幾番春夢？紅塵多少奇才？不須計較與安排，領取而今現在。」